



荀子
菱
釋

□ 13
3208
1



18
3208
1

善庵朝川先生校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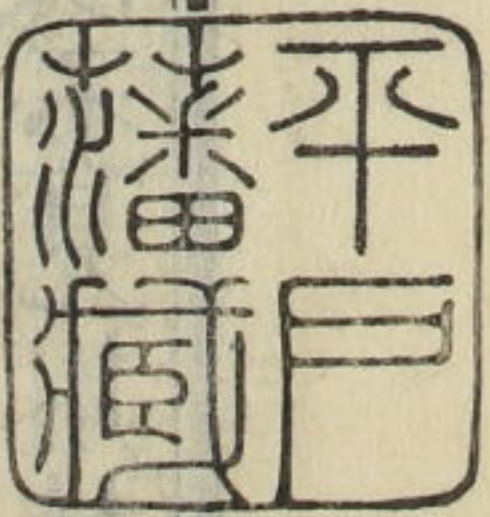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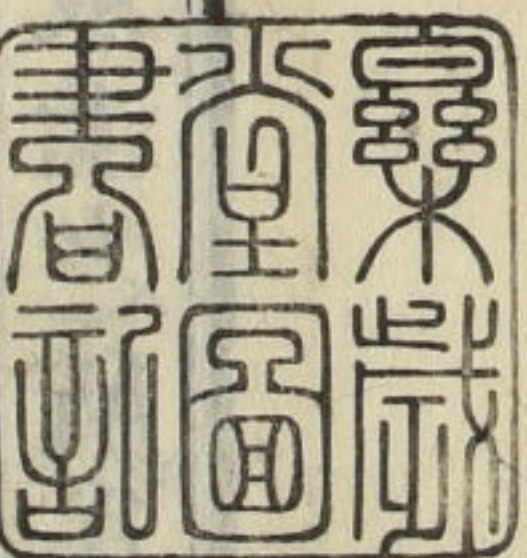
荀子箋釋

平戸維新館藏

昭和十八年二月七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儀。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



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

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善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

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禱味。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譎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

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察也。韓詩外傳亦然，此九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入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

要數陳往古。拑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

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十二月也。○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抗宋本，作申抗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

原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
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
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 臣盧 侗

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 臣王 汝異

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 臣顏 復

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 臣焦 千之

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 臣梁 師孟

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臣董 唐臣

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 臣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黎 鎔

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 臣韓 伯孫

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 臣程 伯孫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簿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畢 之翰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魚袋 臣呂 誨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充勸學博士兼判國子監騎都尉賜紫魚袋 臣錢 公輔

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 臣唐 介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 臣趙 抃

樞密協同德守正亮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

圭柱國亮國公食邑二萬二百戶食實封齊驛伯唐會

公亮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揚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
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
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
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
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
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
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
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鋟木悉視。熙寧之
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
典刑乎。向博極群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

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揔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

難信。

鼎案駁宋濂諸子辨引唐仲友作較

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

卿名况。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正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徼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

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舖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宋監本有之。而謝氏闕。右劄子及唐仲友後序。宋監本有之。而謝氏闕。

焉。不知謝氏影鈔宋本是王應麟所謂建本耶。將唐仲友所謂閩本耶。然其文字異同。非建本非閩。與監本相合者。間或有之。則遂不可知其為何本也。故今附諸卷末。以備後攷。文政庚寅春三月。江戶後學朝川鼎識。

女奴夷夏春三日... 前本也... 閣與... 辨事... 萬不...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昭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

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即此乃五力合外候本

夫此中必多誤

示原集圖立指本不一而足然五以未盡外效之

源從大字宋本

荀子論外兩派書本共參信各月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

之而寒於水以驗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

出之藍無於字木直中繩輅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

復挺者輅使之然也輅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暴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暴舊本作暴

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

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

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陰柔

後必燒滅憐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

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故木受繩則直金

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

嘉善謝氏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蓋於人。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有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日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于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同，注于音寒，國策作于遂，然楊氏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

勤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禍，故福。莫，大也。馬脩身則自無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

蒙當為茂方言云鶴鷓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茂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擊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鶴鷓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蚊鳩方與蟻蟻音義近楊云當為茂似非箸張略西方有木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翼廣雅烏蕙射干也蓬生麻中不扶而蕙翼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也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也染也滌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滌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滌久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滌為溺未見所出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任勞柔則見束而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施約急皆其自取也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火就燥而焚之矣荀子 卷一 勸學篇 三 嘉善謝氏

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謂召
射侯也。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喻有德
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
慎其元，不可不慎。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頭步，無
以至千里。半步曰頭。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江海
大戴同。元，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刻作江河。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亦及驥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
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戴禮驥驥一躍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
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
溥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刻，功在不舍。此句當
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功在不舍，連上文。
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
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正文螾字
上宋本有蚯字，無注。末，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
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也。韓子以朋足為朋。跪
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螯有八足，是故
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
之。功，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道兩道也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

衢古俗猶以兩為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與大戴同元刻無騰蛇無足而飛兩雅云騰蛇郭

霧中而遊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鼠蓋本誤為

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

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

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蛄鼠

近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

未參此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

篇毛云尸鳩鵠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

也○注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何代古之善鼓瑟者不

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

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

傳作潛魚或說流魚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

藏版

始惡乎終問假設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

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

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賦故聲無小而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

謂詩書禮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之義謂學

嘉善謝氏

在乎脩真積力久則入力真誠也力力行誠積學至
 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怠情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
 須臾舍也為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
 也此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
 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禮者法之大分羣
 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
 附方言之類也故學至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
 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和也中
 謂使人得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士風鳥春秋之微
 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

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

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端而

言頓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頓微

或頓蠶微動皆可以為法則頓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

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

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纜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

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噉噉然也

噉與噉通案口噉噉舊本作噉噉今改正

問一而告二謂之贊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

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聲兒，呼與嘖及嘖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不告。二，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師，謂賢禮樂法而不說。有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近於四方，不能專對也。使人速曉，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六經則不能然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近賢人。若無其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則隆禮為次之。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

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壘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將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通變也將

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為人之

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言全裘之毛皆順矣

憲標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

殮也同餐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

橫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鸞良雜苦史記曰器不

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

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

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

言而言謂之傲

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

瞽謹順其身

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詩

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彼與入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舒

四年引匪舒也

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

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

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

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

嘉善謝氏

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全之，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謂正也。或曰：學成之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生乎。則物不能傾移矣。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德操是乃德之操行。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

修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言見不善必以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故非我而當者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狀。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嗚嗚。此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然患其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嗚。許急反。音紫。○嗚。嗚。皆此。元刻與詩。故合。宋本作。滄滄。訛訛。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

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宏。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誠。世之益。更大也。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宏。於時。則達。厄。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媻媻。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夷，倨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謂胡臥。

反下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謂與人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謂與人之言同，故為不善和人也。

是為是，非為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

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之人，保利非義。

謂之至賊。元，刻作。非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

易念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

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

道順。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性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

動止。兩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狹隘褊小，則

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

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

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荀子 卷一 脩身篇 七 嘉善謝氏

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訛今改正亦庸眾駑散則刳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散不拘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棄則炤之以禍災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

在攻其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所短也

一好徑捷速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

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

刻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

小國之君順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行其道也

不市○折損也閔賣也謂損所閔賣之物價也賈音古○案說文云閔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日曰閔

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切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也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猶書

所云方行天下言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
 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
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
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
 當為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
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
 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一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
謂懦弱畏事皆懶惰
 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輪愚也郭璞
注謂悞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
 脫今按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
言接悅

於人以求饒樂之事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
不曲謂直取之也
 程役而不錄役之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
役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
 詳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
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
 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行而俯
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供疑是張拱之義
 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
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
刻訛作了戾形尚相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謬之
甚矣了戾乃屈曲之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
意豈可云乖戾乎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故謂之小同是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與小同異故曰萬物揔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者舉大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行而就之日謂為學者傳此言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旬係後人妄羈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荀子 脩身篇 嘉善謝氏

非揚氏本文今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

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彼能致道路也

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

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

耳宋本作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

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

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

體者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

淵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

人無法則佞佞然履禮記曰佞佞乎其何之有法

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

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

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深其類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

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故

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不是師法

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嘉善謝氏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安之。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

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

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

雖未。知已。順天之道。如文王。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遜敏焉。則

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

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憚而不

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

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案。老老而

二字古通用。

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

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

矣。○大老宋本作達老。

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置也。積。填委也。既

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

魚。則蛟龍不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人有此三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天亦祐之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

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

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

其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
 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
 不惰束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理所安而不至怠惰勞勦
 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
 過予是法勝私也。賞罰得中也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傳
 唯其當之為貴也。當謂合禮義也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
 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
 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
 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然而君子不貴者
 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
 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
 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山淵
 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嘉善謝氏

平天地比。音義曰：以平地比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也。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遠若以天地之意，亦與此同。曾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或曰：皆應是山間人聲而應之。故曰：人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鈎有須，未詳自齊秦襲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也。鈎有須，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鈎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鈎，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也。卵有毛。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伏鵠卵。

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長吟吟咏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故曰：君子行不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鳥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
能之ハトハ學問アリ又位ヲ得
又事ニ當リテ有カノ地位ニ
立フ如キ莫事意ヲ得ニ
ヲイフナラシカ

卷二

藏版

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易懼而難脅小心
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捨之非
比親謂仁恩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蕩
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
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緦以

畏事人縛與搏同緦與黜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滿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
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

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

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

溫溫寬柔貌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正文美字元

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剛彊猛

卷二 不苟篇

三

嘉善謝氏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
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捨之非
交親而不比比親謂仁恩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蕩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
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紕以
畏事人縛與搏同紕與黜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滿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
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
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疑是刃傷本或作兩傷者訛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
不激切也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
柔貌溫溫寬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正文美字元
元刻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
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剛彊猛
席可卷者也嘉善謝氏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言君子下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道韓詩外傳四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即和

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通則文而明。有文明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見閉則怨而險。怨而險喜則輕而翫。輕謂輕佻失據翫小飛也言小人反或曰與懷同。憂則挫而囁。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僂。棄自棄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

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與此。不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荀子安案多為語助。同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非知也其執然也。知音牛鳴而牛應之六字。

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必不受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之域域者哉。○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漘。子請反。無姦詐則致誠則無它事矣。極致也。極其誠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如神能化育之誠心行義則理明則能變矣。不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

嘉善謝氏

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其時謂知夫此有常以至其誠
 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君子至德嘿然而喻
 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也夫此順
 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
 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
 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亦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天地為大矣不誠
 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
 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

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
 所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
 子誠則親君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操而得之
 則輕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難則慎獨之
 事自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而材盡長遷而
 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
 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所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文則字從元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
 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不相

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

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

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

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

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

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天

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

約少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

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正文

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

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不下比。

以聞。上不上同。以疾。下也。聞上掩上之明。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

謂公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身

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長短不飾。以情自

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庸言

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畏法流俗。而不敢

以其所獨甚。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

不貳。

所在無所不傾。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塞多窮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誇誕生惑。誇夸妄誕則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皆論是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暗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於昏闇之世。暗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田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鮪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田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媿同。媿也。殃或為殃。橋元刻作橋。恭儉者。偏五

兵也。僻當為屏却也。說文有僻字。僻。婁也。與此義不同。僻。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快使而亾者。怒也。察察而殘者。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窮者。嘗也。窮。蹙者。由於好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毀嘗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也。黎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愈濁也。愈讀為愈。參之。而愈瘠者。交也。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謂。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曲。勝謂好。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傷也。刻已太過。不勝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
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
 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
 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
 字耳憂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本舍俗
作赦今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
 忘其親也人也○人也各本作憂忘其身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
 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
 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
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
陽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鑄刺也之欲反將以
故良劍謂之屬鏹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為所將以
 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
 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
 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
 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
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
 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
何為鬪也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勇於求財賈音古

此數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

恇恇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猗彘之勇也。恇讀為避恇

方言云牟愛也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恇恇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

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上之輕死而

暴是九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

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

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

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魴者浮陽之魚也。儵魴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

當為魴說文云即鱣鮪魴字蓋儵魚一名儵魴莊

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

或曰浮陽勃海縣名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祛與

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

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篋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

言祛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自知者不怨

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

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天失之己反之人

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於人受制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樂易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
 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

所以取之也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

天下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

道也政令法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上則能順天子

何作政法命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上則能順天子

曰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

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

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各

本同今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

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是故三

代雖亾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

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

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鞫

狗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飾邪說文姦

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

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陶當為構机之構
 不順也或曰陶當惕悍僇暴惕與以偷生反側於亂
 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慢是其所以危也以危也
 由於計慮之失也精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
 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
 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
 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
 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

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
 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
 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
 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
 則不隱通則大明不能隱謂人身死而名彌白白彰小
 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入矣
 願猶慕也賢人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故
 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
 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
 而有美德

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歸飛提提鸞斯雅鳥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錯習俗之節異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仁

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侵當為漫漫亦汗也水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日漫欺誑之

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取以自比也元刻故下有日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之文理養與養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積習

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謂其分也積隅亦咩咩而噉鄉鄉而飽已矣咩咩唯唯如鹽反噉習亦咩咩而噉鄉鄉而飽已矣噉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許亮反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梁而至者則矐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

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矐然驚視貌與獠同禮記曰故鳥不獠許聿反○宋本作與賊獠同禮記曰故

鳥不獠許聿反賊或為狨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

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

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

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

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懸也幾直夫芻

豢稻粱之懸糟糠爾哉豈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懸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

同豈下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

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

嘉善謝氏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鈔之重之靡順從也火
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
鈔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
 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憊與憊同猛也方
猛為憊陋者俄且憊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
也詩曰瑟兮憊兮鄭云憊寬大也下板反○注憊字
宋本作憊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
疑憊當為憊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憊雅以道
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憊是若不行則湯
反憊為野此以憊與陋相對義亦合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武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
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
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
 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
 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今人之生
 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
窳窳匹貌反○正文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
方知元刻作方多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
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
 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今夫

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且也。偷者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屈竭也安已解上也。
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脩飾作為長遠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子也。

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鈇與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以治情則利。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夫貴和同獨處則自足也。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別上禮義分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為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旅逆旅也抱其分故雖賤而故曰斬而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

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出羽伊藤馨校字

